

文 學 批 評 叢 書 甲 種 之 一

十
七
年
八
月

日

出
版

實 價 三 角

論 文 雜 記

著 者

劉 師 培

編 印 者

樸 社

總發行所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樸社出版經部

總代售處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景山書社

劉氏論文，嚴文筆之辨，以有韻偶行者爲主，與其鄉先輩阮元說同，此近人所稱爲儀徵文派，與桐城角立者是也。實則論文言派，議者早議其非，必別儀徵於桐城之外，以角立門戶，未免巧立名目。蓋有清文學上駢散之爭，實遠繼明代秦漢唐宋之餘波，而近出當時漢學宋學之潮流，使囿於地域之見，以桐城儀徵別派，斯又未得其真矣。大抵漢學家論文：推究文字本義，故謂文章取義於漢；辨別文詞性質，故又謂論文宜根於小學。前義阮氏元主之，後義王氏引之發之，而劉氏則兼取其長。故即漢學家文論而言，劉氏所論，已非阮說所得範圍。何況劉氏言學，重在貫通，頗能兼取浙東史家之長，故其所得，乃能於文章流變，別具會心。謂爲融清代經學史學文學諸家論文之長，以自成一家之言，始非過譽已。

校印例言

一、劉氏論文雜記分載乙巳年國粹學報各期文篇，固無舉在印行，今特輯出彙印，以廣流傳。

二、本卷篇帙雖不甚多，但包羅範圍，至爲廣博，爲研究文學史、文法學、修辭學與文學批評者所不可不讀。文中所言雖不免間涉過甚之處，以其足爲劉氏一家之言，故於原文絕不刪節，以存真相。

三、國粹學報原印本多謬誤，茲已悉加釐正，即劉氏文中所言有一二未安之處，亦附加校語夾註文中。

四、原文舊有自註語，茲以文中另加校語，故將劉氏自註移殿

篇末，別加「注一」「註二」等字以醒眉目。

五、劉氏自註間有涉於瑣屑者，概從刪畧，又原屬分註而意實相近者，亦多併爲一條。

六、劉氏論文之作，分見於國粹學報者尙多，以各自成篇，與雜記體例不同，故不附載。此後將別爲輯錄。

一六，一二，二三，校者識。

論文雜記

儀徵劉師培著

西人分析字類曰名詞（曰）

案據下文則此曰字當爲衍文

代詞曰動詞靜詞形

容詞

案劉氏似以副詞爲形容詞

曰助詞聯詞副詞

案劉氏似以介詞爲副詞

名詞代詞者即中國所謂「實字」也。動詞靜詞形容詞者即中國所謂「半虛實字」也。

案此亦皆實字與名詞代詞同爲表意之字惟聯詞介詞爲聯意之字始爲半虛實字助詞與感歎詞爲強意之字始爲純粹虛字助詞聯詞副詞者即中國所謂「虛字」也。

案劉氏所舉虛字之中尙少感歎詞一種

予觀孔子垂訓首重正名而漢

儒董仲舒亦曰：「名生於真，非其真無以爲名。」蓋實字用以名

一切事物者，皆曰名詞。字由事造，事由物起，故名詞爲文字之祖。

中國小學書籍亦多釋名詞爾雅由釋親至釋畜以及劉熙釋名

皆分析名詞字由類聚是古人非不知名詞之用也。至代詞一類，

皆以虛字代實字之用，吾觀劉氏助字辨畧，釋「之」「其」二字，訓爲指事物之稱；且博引古籍，得數十條。是古人非不知代詞之用也。爾雅釋詁三篇，大抵皆動詞靜詞，而明人朱鬱儀駢雅則大抵皆靜詞形容詞。是形容詞之用，先儒亦早知之。毛鄭釋詩，多言狀物，而江都汪氏之釋「三」「九」也，亦謂古人作文，多用形容之詞，以示立意之奧曲。則靜詞狀詞，案上文並未言及狀詞此當易爲動詞形容詞之用，古人亦無不知之矣。至助詞聯詞副詞，則上古之時，大抵由名詞假借其始也，由實字假爲半虛實字，如「治」本水名，借爲治國之治；「脩」本段脯，借爲脩身之脩；「薄」爲林薄，借爲厚薄之薄；「舊」爲鶴鷄，借爲新舊之舊是也。其繼也，更由實字借爲虛字。如「之」字，註一「於」字，註二「而」字，註三「所」字，註四「則」字，註五「苟」字，註六「維」字，

註七「云」字，註八「不」字，註九「必」字，註十「莫」字，註十一是也。其假借之例，約有二端：一爲由義假借，如「而」爲頰須，有下垂之意，故承上起下之字爲而。「盡」爲器中空，有窮盡之義，故凡窮盡者皆爲盡。「云」爲山川氣，故曰所出之言亦爲云。其例一也。一爲由聲假借。本無其字，而讀音與某實字音相近，因假借爲之，如「於」字「所」字是。其例二也。觀此二例，則知虛字本無實義，故有一字數用者，亦有數字一用者，每隨文法爲轉移。近世巨儒，如高郵王氏，確山劉氏，於小學之中，發明詞氣學，因字類而兼及文法，則中國古人亦明助詞聯詞副詞之用矣。昔相如子雲之流，皆以博極字書之故，致爲文日益工，此文法原於字類之證也。後世字類文法，區爲二派，而論文之書，大抵不根於小學，此作文所由無秩序也。

(註一) 之，草出地也。

(註二) 於，孝鳥也。

(註三) 而，頰鬚也。

(註四) 所，鋸木聲也。

(註五) 則，等畫物也。

(註六) 苟，草也。

(註七) 維，車蓋系也。

(註八) 云，山川氣也。

(註九) 不，鳥飛翔不下也。

(註十) 必，弓檠也。

(註十一) 莫，日且冥也。

印度佛書，區爲三類：一曰經，二曰論，三曰律。而中國古代書籍，亦大抵分此三類：一曰文言，藻繪成文，復雜以駢語韻文，以便記誦，如易經六十四卦及書詩兩經是也。是卽佛書之經類。案佛教佛所說爲經菩薩所著闡明佛義者爲論記戒規威儀者爲律劉氏以經當文言一體似不盡然三藏以文，用單行之語，而不雜以駢儷之詞，如春秋論語及諸子之書是也。是卽佛經之論類。一曰例明法布令，語簡事賅，以便民庶之遵行，如周禮儀禮禮記是也。是卽佛書之律類。後世以降，排偶之文，皆經類也；單行之文，皆論類也；會典律例諸書，皆律類也。故經論律三類，可以該古今文體之全。惜後人昧其淵源，不知文章之派別耳。

英儒斯賓塞耳有言：『世界愈進化，則文字愈退化。』夫所謂退者，乃由文趨質，由深趨淺耳。及觀之中國文學，則上古之書，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簡質，崇用文言。降及東周，文字漸繁，至於六朝，文與筆分；宋代以下，文詞益淺，而儒家語錄以興；元代以來，復盛興詞曲，此皆語言文字合一之漸也。故小說之體，即由是而興，而水滸傳三國演義諸書，已開俗語入文之漸。陋儒不察，以此爲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簡趨繁，何獨於文學而不然！故世之討論古今文字者，以爲有淺深文質之殊，豈知此正進化之公例哉。故就文字之進化之公理言之，則中國自古代以來，必經俗語入文之一級。昔歐洲十六世紀，教育家達泰氏以本國語言用於文學，而國民教育以興。蓋文言合一，則識字者日

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書報，凡世之稍識字者，皆可家置一編，以助覺民之用。此誠近今中國之急務也。然古代文詞，豈可驟廢！故近日文詞，宜區二派，一修俗語，以啓淪齊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國學。庶前賢矩範，賴以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見其爲文也。

中國文學至周末而臻極盛。莊列之深遠，蘇張之縱橫，韓非之排輿，荀呂之平易，皆爲後世文章之祖。而屈宋楚詞，憂深思遠，上承風雅之遺，下啓詞章之體，亦中國文章之祖也。唯文學臻於極盛，故周末諸子，卒以文詞之美，得後世文士之保持，而流傳勿失。則修詞學烏可不講哉！

上古之時，先有語言。後有文字。有聲音，然後有點畫；有謠諺，然後有詩歌。謠諺二體皆爲韻語。謠訓徒歌；歌者永言之謂也。一註諺訓傳言，言者直言之謂也。註二蓋古人作詩，循天籟之自然，有音無字，故起源亦甚古。觀列子所載，有堯時謠，孟子之告齊王首引夏諺，而韓非六反篇或引古諺，或引先聖諺，足徵諺謠之作，先於詩歌。註三厥後詩歌繼興，始著文字於竹帛，然當此之時，歌謠而外，復有史篇，大抵皆爲韻語。言志者爲詩，記事者爲史篇。史篇起源，始於倉聖。周官之制，太史之職，掌諭書名。而宣王之世，復有史籀作史篇書，雖失傳，然以李斯倉頡篇史游急就篇例之，大抵韻語偶文，便於記誦，舉民生日用之字，悉列其中。蓋史篇即古代

之字典也。又孔子之論學詩也，亦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是詩歌亦不啻古人之文典也。蓋古代之時，教曰聲教，故記誦之學大行，中國詞章之體亦從此而生。詩篇以降，有屈宋楚詞，爲詞賦家之鼻祖。然自吾觀之，離騷九章，音涉哀思，矢耿介，慕靈修，傷中路之夷猶，怨美人之遲暮，託哀吟於芳草，驗吉占於靈茅，竊窈善懷，嬋娟太息，詩歌比興之遺也。九歌招魂，指物類象，冠劍陸離，與旌紛錯，以及靈旗星蓋，鱗屋龍堂，土伯神君，壺蜂雁虺，辨名物之瑰奇，助文章之侈麗，史篇記載之遺也。是楚詞一編，隱含二體。秦漢之世，賦體漸興，溯其淵源，亦爲楚詞之別派。幽通思立，憂深慮遠，出於離騷者也；甘泉藉田，愉容典則，出於東皇司命者也；洛神長門，其音哀思，出於湘君湘夫人者也；感舊歎逝，悲怨淒涼，出於

山鬼國殤者也；西征北征，叙事記遊，出於涉江遠遊者也。鵬鳥鸚鵡生歎不辰，出於懷沙者也；哀江南賦，瞻懷舊都，出於哀郢者也。推之枯樹出於橘頌，閒居出於卜居，七發乃九辨之遺，解嘲即漁父之意，淵源所自，豈可誣乎？蓋騷出於詩，故孟堅以賦爲古詩之流。然相如子雲作賦漢廷，指陳事物，殫見洽聞，非唯風雅之遺音，抑亦史篇之變體。註四此古代文章之流別也。然知之者鮮矣！

（註一）說文「謠」字下云：『徒歌也。』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聲謠徒歌也。』爾雅釋樂篇亦同。漢書藝文志：『詠其聲謂之歌。』

（註二）說文『諺傳言也。』文心雕龍：『諺直言也。』

（註三）諺字從言，彥聲。彥訓美士，說文云：『有文人之所言也。』是諺彥爲士之文言，非若後世之諺爲鄙言俗語也。鄙言俗語爲諺字引伸之義。

(註四) 觀相如作凡將篇，子雲作訓纂篇，皆史篇之體，小學津梁也。是篇定刊
文章家皆明字學。

箴銘碑頌，皆文章之有韻者也。然發源則甚古。箴者，古人諫
誨之詞也。註一文心雕龍之言曰：夏商二箴，餘句頗存。註二案周

辛甲爲太史官，箴王缺，而虞人一篇列諸左傳，則箴體本於三代
也。銘者，古人勸勵之詞也。銘始於黃帝，故漢志道家類列黃帝銘
六篇。厥後禹銘筍廬，湯銘浴盤，武王聞丹書之言，爲銘十六，而周
代卿士大夫，莫不勒銘於器，以示子孫。故臧武仲云：『夫銘，天子
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而詩傳亦曰：『作器能銘，可以
爲大夫。』考工記亦曰：『嘉量有銘。』註三則銘體始於五帝矣。碑

者，古人記功之文也。

註四

自無懷氏刻石泰山爲立碑記功之始；

而穆天子傳亦言穆王紀跡於弇山，則碑體亦始於五帝矣。頌者，

古人揄揚之詞也。莊子有言：『黃帝張咸池之樂，有焱氏爲頌。』而

史記樂書亦曰：『黃帝有龍袞頌。』而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

九韶。詩有六義，其六曰頌。周頌魯頌商頌皆載詩經，則頌體亦始

於五帝矣。推之誌銘誄辭之作，

註五

皆起於三代之前，而皆爲有

韻之文，足證上古之世，崇尚文言。故韻語之文，莫不起源於古昔。

阮氏文言說所言，誠不誣也。

（註一）書盤庚篇云：『無伏小人之攸箴。』詩庭燎序云：『因以箴之。』左傳載

師曠之言曰：『百工誦箴諫。』

（註二）夏箴見於佚周書文傳篇，商箴見於呂氏春秋名類而謹聽篇亦引。

周簾

(註三) 攷工記裏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篇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註四) 文心雕龍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王始號封禪，樹石碑，故名曰碑。』古人記功之碑與麗牲之碑不同，見江都凌先生小樓讀書答同。

(註五) 誌銘如比干銅盤銘及孔子銘吳季札墓是。誄辭如魯莊詩縣賁父哀公誄孔子是。

劉彥和作文心雕龍，創雜文爲一類。吾觀雜文之體，約有三端：一曰答問，始於宋玉，蓋縱橫家之流亞也。厥後子雲有解嘲之篇，孟堅有賓戲之答，而韓昌黎進學解亦此體之正宗也。一曰七